

摘要

本文的論述架構，是以越界的概念做為切入點，從界限的流動不定，去掌握跨越的意義，藉此蠡測人的心理世界與真實的經驗感。並以中國的自我觀及「常」與「非常」的概念做為樞軸，探究《三言》中意識型態與文本實踐的繫連。論文的第二章，即追溯西方越界思想的歷史脈絡。由薩德、尼采、巴汰易、布朗修等人所提出的越界概念，可以得知逾越是一種脫離完整的、原有的意義架構路徑。歸結中西方思考的不同處：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越界是自我與他者相互牽涉、塑造的複雜過程，而「常與非常」的概念，則隱含人們希望從劃分「非常」中，安頓自身的思維。反觀西方的越界思想，思想家多強調對原有意義結構的掙脫，以及權力宰制、消失的過程，缺少對人我和諧層面的探究。中西方雖對界限有不同的思考面，然卻是探問《三言》中逾越界限問題的起點，藉此筆者試圖描繪出故事中建構與重構的文化現象。

第三章則從性別越界的向度，探討扮裝對男女有別的跨越。在女扮男裝的文本中，女性扮裝者出外求學、旅行、服軍役、求官職，她們逾越了男女之防，也逾越了不能擅自出閨房、擅自作為的婦德。扮裝期間，所體現的仍是男性的價值內涵，藉著恪守貞節，她們得以進入公眾領域，也除卻了逾越性別界限的不合理。至於男扮女裝者，其動機多集中在男性以扮裝之便，行姦淫之事。一方面他們以擾亂社會秩序的服飾裝扮，飽其淫欲；一方面也在越界後的懲罰中，被導向社會現實的秩序面。第四章則探討人的內在情欲，在禮法常則的支配下，如何以逾越的行動，跨越性禁忌，發展出人性的自主空間。逾越性禁忌之後，越界者在果報、法律、禮教等維繫秩序的要求下，若能區辨出情與淫，並以婚姻為最終依歸，其逾越並不受罰。然而若是情欲過溢，越界者多受嚴懲，以收教化警惕之效，世界也因此回歸常軌。第五章，談論身體越界故事。以變形為途徑跨越身體的界限，是人們對生命形式轉化的思考。從失衡到重新回歸，其敘事邏輯往往體現、寄寓

了異常事件帶給人的不安定感。這些神、仙、人、鬼、妖，以身體的變形，跨越了原本區隔出各種物類的界限。

本文從越界的觀點，開拓《三言》研究的新途徑，也觀察出《三言》中的越界故事，雖然是對現實侷限的突破，然而它並無展現出顛覆常道、建構新的人倫秩序的企圖，往往在許多情節的推移之下，看到更多的妥協和接納。因此《三言》中越界故事所凸顯的，不是告訴人們努力去改變世界，而是落到現實生命去實踐，用回歸內在的情境，去把握可能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情」被提到道德的至高處，喚醒了人的內在主動性，而人生則依然被安頓在一個秩序的網絡之中，不會脫逸現實。